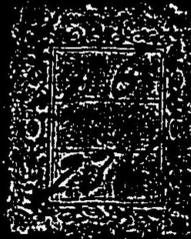


南遊志



025579-000-8

16-236

南遊志

齊藤 拙堂 / 著

M27

ADC-3070



南遊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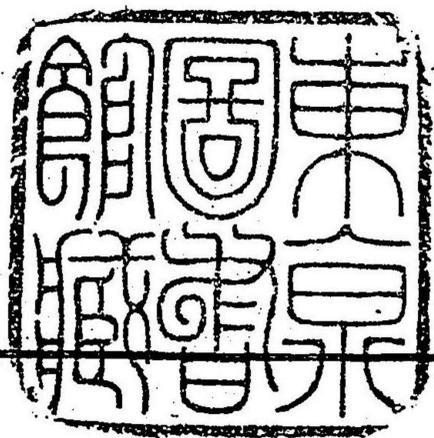
16  
236

館書圖京東				
一	三	一		
	之	六		
冊	號	架	函	類門

齊藤拙堂先生著

南  
游  
記

雨溪書屋藏



五溪



年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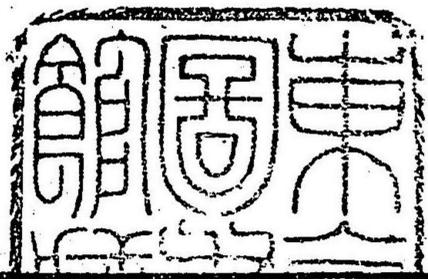


而後君學校始為翁南游  
志稱以活字填之數數百  
年遍頌游紀人無不既  
盡矣今復俾之人再裝之  
為畫此四字於卷首

甲午之夏 天江欽



十下請加數或  
餘字



南遊志

余夙聞熊野之勝、魂飛神逝者久矣、十年前、紀府小浦  
來書以郡官來松坂、以文字納交於余、郵筒往來、殆無  
虛月、及昇遷歸本府、數寄書勸余南遊、余欲往從之、道  
阻且遠、又有疾病事故礙之、久之不能決焉、今茲庚申  
春初、又有書來促、余感其意、乃決計戒門生岡崎靖共  
龜、龜名神吉、龜躬筑月秋、畫僧雲樵伊賀、及一奴、欲以  
上已發軔

三月四日朝發津、至須川、送者十餘人、門人松浦道壽  
邀入其家、憩飲、晚邈松坂、松坂吏目龜井有常亦為舊  
門生、約此行為嚮導、遣其子迎於途、有常亦繼至、導上

裝釘二字雖未得的  
解若明吳爾成奏疏  
中所載刷印裝釘共  
成一百本釘字必爲  
墨綴書冊之義裝釘  
爲幅恐似未安

環翠亭宿焉、憶余嘗導我藩郡宰戶波宗親等、與來青  
會此亭、欸留竟日、結隣邦之好、當時余賦一律、紀所遇  
書以與主人、裝釘爲幅、揭在壁間、屈指已九年矣  
五、日赴夏日源次郎郡宰之宴、嚮者、來青之將歸、與田丸  
郡宰淺板某仁左衛門來修前好、宗親等邀之、設宴於烏  
洲酒樓、余亦往會之、後夏日代來青任松坂郡宰、去歲  
與白子郡宰瀧本某源三郎來會宗親等於烏州、又修前  
好、余亦與焉、今日招飲、善隣之誼益厚  
六、日、早發松坂、過大河內、路傍有一大邱、爲北畠氏舊  
墟、嘗登遊記之、至大石、午飢旅亭、屋後有魚獄、夕中之  
魚、皆網前溪所得、噉噉浮出、擇取其大者、字俱比漢割

以爲灸、鮮美可口、夜宿七日市

七日踰高見嶺、夕界勢和、神武帝之東征、向孔舍衛坂、

今嶺軍不利、乃轉經紀國、向伊勢、由此嶺入大和、擊破

八十梟師、遂誅兄磯城長髓彥、奠都中土、是嶺寔爲皇  
業創基之地、撫古慨然、晚宿鷺家驛、

八、日過龍門村、盛衰記所載、源義朝妾常盤、携三兒、逃  
難奔投龍門里、卽此、聞龍門瀑布在村南八町、余以爲

此行將觀那智瀑、如此等恐難爲瀑、不肯往觀、有常雲  
樵則往還言尋常飛泉耳、上市豪商乎藤田氏喜兵衛聞

余游涉、遣其人來迎、主人之子某嘗訪余津城、聞余有  
南游之志、請便道過訪、余許之、及至不見某、問之、主人

垂淚言、兒待先生久、客冬俄得疾下世、余爲之潛然、歎  
人世無常、某母及婦、見余絮話、如舊相識、遂延余及從  
侶於樓上、饗之、樓甚華潔、臨芳野川、綠淨拭目、俯飲以  
雨鱸、甚美、小雅所云嘉魚、杜詩所云丙穴魚、並謂此魚  
也、此魚爲芳野名產、他邦多不產、但諸州溪澗中、或產  
雨子幾旬謂未雨子亦爲佳品、亞嘉魚、故漢名曰似嘉  
魚、樓舊無名、主人請余命之、余以其面脊山負妹山、命  
鳳凰樓、書扁與之

九日朝辭藤田氏、經六田諸村上宇野嶺、見和中諸山  
於雲烟間、並爲舊游跡、爲從侶一一指點、至五條、人烟  
稠密、代官行館在焉、過真乳山、下一川爲和紀之界

宿橋本驛

十日買舟下紀川、卽爲芳野川下流、行望高野山、雨後  
蒼翠如沐、數里過一島、多豫章、是爲舟岡山、左右岸上  
兩岡隔水對峙、實爲妹脊山、上市及和歌浦並又有妹  
脊山、蓋妹脊爲夫婦之義、故古人或遇兩山對峙者、輒  
被以此名歟、但古歌所咏屬此地、本居宣長有辨可從、  
旣而望見麗樵於雲間、實爲和歌府、城猶相距里許、府  
下倉田伯成朔太郎嘗游學於吾津、此日以來青之命來  
迎、共坐舟而下、經數橋、抵城門下、上岸、卽爲本町、宿於  
逆旅、卽夜來青拉松平春峯三郎來見、飲至夜半、約明  
日招飲而去

府下請作伊勢吾津  
下加今寓府下四字

握作池如何

十一日、赴小浦氏之約、底中櫻花爛開、掩映池水、猶如鏡中美人、艷麗無比、共坐幄亭賞之、相會者松平魯峯九郎左以下數人、歡飲至晚、移坐堂上、醉筆揮灑、雲烟滿坐、魯峯爲春峯之父、嘗任勢州奉行、寓松坂、今爲寺社奉行、歸住本府、

十二日、余患腹瀉、在寓消息、嚮踰高見嶺、山中有雪、寒甚、覺腹痛、至今不全痊、飲醫士鈴木某貞藥此日從者、請往觀和歌浦許之、賴子成嘗爲余談天下名勝、言和歌浦雖有明光之稱、平々不足觀、且余聞本地人說明光之勝、從紀三井寺望見爲佳、近日南行、將經三井、故余不恨欠今日之游也

十三日、魯峯招飲、余病稍減、乃與來青赴之、會者數人、皆文苑之士、亦爲雅集、

十四日、夜詣小浦氏、庶支大橋某忠右衛門來、亦嘗在伊勢爲白子郡宰、與談經濟事務、至夜半、

十五日、丹州久野大夫求見、從來青詣其邸、大夫以伊勢田丸城主、食一萬五千石、遣其臣隸代治焉、身在本府執事、篤好文學、施之有政、鬱然爲一國之望、紀之爲故國、非有大臣之謂也耶、大夫命設宴於茶寮、見請酒、美茶香、飲喫至半夜辭去、此夜月明、與來青吟步街上、抵寓

十六日、將以明早辭府下、來青及向笠三之大橋忠右衛門

五千石刪

野下加呂字

川井藏菌田彦太等、凡十餘人、來辭、本府之士大抵爲新識、但淺板郡宰爲舊相識、遇其病不得相見爲可恨也

十七日、早發、伯成送出郊門、一里登紀三井寺、堂宇宏麗、安十一面觀音、香客陸續來賽、堂前有傑閣架崖而起、憑欄俯瞰、和歌浦玉津島諸勝、近在目睫、山水明媚、秀色可餐、浦島之名宇內、終不誣也、子成之游浦蓋不至此間、故不滿於其勝也、不然、子成明眼之士、何獨不知此爲佳山水耶、所謂身在廬山中、不知其真面目者、歟、客有識當時之事者、謂子成非不至此間、聞此寺藏古畫幅、與野介石特來觀焉、皆凡作、無可意者、子成悵

來待下請加是日魯  
峯來青有出餞之設  
阻事不果使春峯代  
來數語

一水作在田川如何  
賀應作鹿

無山云々文句中捕  
詩句似軟弱可厭乞  
賜反喻

先生壽至八九十歲  
入之裕可想  
不能二字作可如何

然悔來、是既不滿於假山水、遂併真山水唾棄之耳、意應爾、出後門、下磴、得旗亭而入、春峯與其僮人先來待焉、發行厨餞、余々感其意、盡醉別去、行上藤白嶺、輿中望見阿淡諸島、愈上攝播諸山、縹渺現出於碧琉璃上、比三井更爲大觀、嶺已盡、遇一峻阪、曰蕪阪、石芒嘴足險更甚、降渡一水、又踰絲賀保津二嶺、此間屬在田郡、少稻田、土民種橘爲生、蒼翠滿目、無山無谷非橘翠、紀國之橘爲地方名產、世所徧識也、大史公以爲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等千戶侯、在田橘樹之夥、不知可封幾千戶侯、我茶磨山莊近亦種橘數十株、行詢之士、人詳其培養之法、記之而去、晚宿湯淺、距洒原不能半里、故

人菊池士固居在焉、士固別號溪琴、詩名噪世、又好講武、奇士也、遣靖共訪問之、約明日來訪、

十八日、在湯淺、々々瀕海、舟舶輻湊、人戶二千餘、爲紀中好港、旅店臨港、有扁曰古碧樓、曉起揭簾、烟消日出、海山縹渺、處々有款乃之聲、柳州詩興可想、飯訖率從侶步到岸上、刈藻島當前、有一竅通明、頗奇、沿岸到廣村、人烟亦稠、甲寅海嘯之變、屋舍毀壞、未盡復、午後士固拉詩僧冷雲栖原畫師黃中章出雲來張宴談論、約明日往訪而罷、

十九日、冷雲來迎、詣菊池氏、主人設床於庭中、延余及從侶、泉石幽麗、櫻花盛開、掩映其上、啜茗顧盼、吟賞者

久之、還登堂、々宇高敞、雅飲竟日、仲章雲樵作畫、余亦醉揮數紙、主人多藏古名刀、請觀之、燈下發匣出示、寒冰凜然、一坐傳觀、侑飲、時山月未升、庭下暗泉聲益幽、杜詩所謂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爲此夜景况、所謂檢書燒燭短、看劔引盃長、爲此夜興趣、與千餘年前左氏夜宴所遇正同、見燭跋而散、

二十日早踰鹿脊嶺、險甚、地已屬日高郡、橘林盡而桂林來、桂之多以谷量、不讓在田之橘、採爲藥材、送於京坂、亦山中經濟也、歷原谷、至吉田、有八幡祠、壯麗、至鍾卷村、江川大里正瀨、見善水左門、令其外弟小池甚七、鹽崎理一、來迎、導上道成寺、々大寶中、藤原道成奉勅

蛇至以下作纏繞數  
匝以尾擊撞如何  
烏有作荒唐如何

營造已成、以其名命之、經千有餘年、堂宇古朴、佛像諸  
物、並有古色、庭多缺瓦、蓋上世之物、拾數片、冥歸裝中、  
世傳延喜中、本地處女悅、旅僧顏色、挑之、僧給女逃去、  
女忿恚、化蛇逐之、僧窘急、奔入此寺乞救、道侶伏之大  
鐘內、蛇至、以尾纏鐘數匝、鐘鎔僧死、謠曲及院本、並皆  
演之、固爲烏有之談、然元享釋書、已略載其事、此寺所  
傳古畫、亦有其圖、爲世之口實久矣、堂傍有大櫻樹、爲  
數百年物、花已盡殘、紀地溫暖、花候先我鄉、殆十日、又  
其傍有一樹梢小、蓋爲晚櫻、花正盛、僧設榻樹下、供茶  
糕、休歇良久而去、渡日高川、入江川村、瀨見父子、出迎、  
延於堂上、卮酒款待、余復患腹瀉、辭宴早寢、

二十一日、朝主人又設宴、余病已愈、乃傾數盞、神旺揮  
灑、數紙欲去、主人懇々挽留、又有常中酒、不能起、遂又  
留宿、主人能和歌、子弟亦皆解韻事、有都人士之風、  
二十二日、辭瀨見氏、主人贖以一盆山、色淺青、多峯巒、  
道瓜谷所產、紀中古屋谷之石名天下、余嘗獲一座於  
小浦氏、色如精鐵、什襲以爲珍玩、旣而聞瓜谷亦有名  
石、意又欲獲之、今得併雙美、余之喜何如哉、理一及其  
姪某善水携具、送到印南、共飲于旗亭、別去、抵南部里  
正山內、保輔置酒、屈留、遂宿焉、田邊流寓儒生陰山吉  
朗、携日下並木二小生來見、後見大里正日下某於周  
參見、識土豪並木貞藏於安居、爲二生父兄、

二十三日朝、冒雨赴田邊、吉朗及兩生步從、余與中行閱吉朗文稿批之、吉朗江戶產、自言幼從學松崎慊堂、先生之詣慊堂、侍執食飲、余與慊堂屢相往來、應有此事、距今二十餘年、茫然不能記、午飯於旅店、雨晴欲往湯崎、謀之主人、々々謂陸行山徑崎嶇三里、舟行海上直徑僅一里餘耳、乃就舟、吉朗送余附載、兩生亦相送、畏風浪至崖返去、此間爲古歌所云風莫濱、然此日風勁浪怒、舟傾側欲覆者數、不一餉時到岸、々々邊細沙瑩白、號曰白良濱、亦入古歌、海中一島、半腹有駁々中依稀見行帆、甚奇、涉山徑不半里達湯崎、地有溫泉、故得此名、又舊有鉛坂、故一名鉛山、南海祇伯玉嘗謫居於

此、選其勝概爲七境、各有詩、附以小引、曰銀沙步、卽謂白良濱、曰金液泉、卽謂溫湯、曰芝雲石、在山上、成靈芝狀、曰龍口巖、曰平草原、曰藥王林、曰行宮趾、日既仄、不能悉造觀、往浴溫湯、々在數所、其最遠者涉海崖數千武、得一茅屋入之、巖間湯湧、湛然一地、成天然石槽、坐一餉時、忘終日之勞、書記所載、齋明天智二帝浴年漏溫泉、蓋此湯也、紀府儒士仁井田好古有碑詳之、還宿里正某氏、出示伯玉手書七境詩卷、頗爲可觀、二十四日、早發上高瀨山、非孔道、山徑茅塞、纜通一綫、榛荆礎輿不可行、土人又皆漁夫、不慣扛輿、乃捨輿步行三里、抵富田、從田邊至三山、有兩路、北由三栖入山

路者、曰中邊地、香客皆就焉、南由富田沿海岸者、曰大邊地、除吏役土人外、少經過者、故無酒茶店、無逆旅家、就村長若土豪之家辨宿食、午飭訖、渡富田川、村頗富庶、不愧地名、有草堂寺、殿閣頗壯、上富田巖、險殊甚、三里入麓、有水簾頗壯、流爲澗水、沿路廻繞、或左或右、揭厲三十餘處、得磧川、無復一滴水、蓋下爲淤流也、又遇一峻阪、夕下爲安居谷、村長來迎、入宿土豪並木氏、主人通稱貞藏、家世業醫、其父七十餘、已告老、父子皆好文、愛客、盃酒獻酬、意甚懇惻、使余殆忘爲客旅人、嚮者在紀府所飲、皆土釀、及涉荒海之濱、酒皆美、蓋阪船所輸也、但地濱大洋所漁之魚雖鮮、不如府下裏海之美、

且千作五百

坡翁過田舍主人薦  
草具左右置筋而歎  
翁則欣然一飽矣今  
先生一值窮巷遽有  
此歎恐覺風韻稍乏

二十五日、早辭並木氏、渡日置川、上佛嶺、亦甚險峻、有婦人充役、擔兩箱、重十餘貫、健勝男子、三里抵周參見碧灣丹崖、匝以島嶼、舟船湊於其內、民戶且千、郡官行署在焉、宰村上某助右衛門使人迎余、夕乃造訪、某設盛饌於廳上、下吏交來勸飲、盡醉辭去、涉海岸、多奇崑、踰倒馬嶺、長井阪、日逼虞淵、宿見老津漁家、屋甚矮陋、主從六人、纒容膝、器皿又峭缺、寢食皆不安、二十六日、早發、經山路、到江住、地土城某四郎右衛門迎言、昨聞先生來臨、掃館相待、何不來宿、乃入憩於其家、堂宇清楚、飲膳皆潔、此地距見老津僅里許、晚途不努力、致昨夜煩寃、悔之無及、主人出示木實、名曰灣樹、比木

九  
樾子稍小、言所採於前島、余以爲此、可作念珠、灣樹恐  
念珠之訛、嘗聞物產家以漢名鬼見愁者、當之、未知是  
否、其樹灌木蔓生、非暖地不生、乃乞一掬、真旅裝中、又  
聞紀中及薩州有榕樹、皆爲暖地故也、柳子厚柳州二  
月詩云、榕葉滿庭鶯亂啼、記地異也、乃知紀薩風土、略  
與西土嶺南同、主人請書、醉揮數紙、移時此日好晴、海  
面風波不驚、乃謀舟行、急櫓三里、一霎時達江田、大里  
正浦某里正井沼某出迎款接、午飴訖涉海岸、行撫好  
景、忽遇巨崑數十仞當途而橫、望之疑無去路、及逼見  
巖根折裂、呀然成門、通人馬往來、過者竦然、至是、已至  
三山、爲境更奇、前路之勝可想、經二部二色兩嶺、哺時

達串本、宿無量禪寺、殿堂宏麗、不類僻境、障壁皆貼應  
舉蘆雪之畫、人物動植、並皆生動、二人之畫爲院體、文  
士所不喜、然寫生精巧、越見筆力、非今日所謂文人畫  
所及、寺僧供素饌、頃日飽葷腥、忽遇積薯、葵虎杖、菹等  
食、清澹可腸、庭間白躑躅、正開、此地花候比日高、以西  
更早、比我鄉應在二十日前、  
二十七日、早發、過橋杭浦、夕口奇巖羅列三十餘座、如  
瑤簪、如玉笏、如圭之植、如魚之立、如冲霄之竹、如書空  
之筆、不可悉將、雖大小長短不同、亦皆拔地特立、類西  
土所云砥柱者、土人名此浦爲橋杭、夕即柱、所名之意  
乃同、外有三島擁之、布帆行島巖之間、布置已妙、點綴

又工可謂天然好畫圖矣。昨暮鯨魚入近灣，漁夫發舸捕之，余在串本聞之，欲來觀，戒從者辨杖鞋，既而聞鯨蕩逸遁去，乃止，爲可恨也。村吏某迎，沿古座溪北上，到古田村，入大里，正橋，爪周輔之宅，夕在溪上，前對一島，其上峭壁碧樹，亦爲佳境。主人延余，堂宇翼然，高山樹梢，把盃酬酢於水光山色中，甚有幽致。此行來青爲余言，古座川之勝，有九里峽之上，村上郡宰亦勸往觀，謀之主人，夕夕言此溪之勝，以巨巖爲最，相距三里，今日已未牌，請明日爲先導。

二十八日，主人命泛兩船於島前，與醫師玉川龍載導，余俱乘其一，使從者乘其一，並溯洄而上，溪流屈曲，舟

世人無過觀者作過  
觀者殆希如何

行如翥而又通，兩岸怪嶺，奇峯交迭去來，不暇應接，有山陰道上之想。主人道世稱九里峽之勝，以其當兩宮孔道也，此溪之奇更在九里之上，但地甚偏僻，無世人過觀者，故其名不甚顯。峯巒嶺石未有名，其有名者，亦土民所慣呼，不堪俚俗。願先生爲撰佳名，命之。余一日之游，不能悉其勝，試取其最可喜可駭者，擬議名之，未知當否。曰：少女峯，在南岸，笑顏嫣然，有蹁躚飛舞之態，謂昔十七歲好女子，投身峯下，因呼十七嶽，甚不典雅，故改命之，曰鱣魚潭。在北岸重嶺下，水成龍青色，主人道士人往々網獲大鰻，有至長五六尺，重四五貫者，其小者猶不下三尺，尤屬異聞，故爲撰此名，曰明月巖。

在北岸、水清而駛、月落其上、浮作碎金、沈作片玉、好游者、棹舟來、繞崑留賞、殆作瑤宮玉闕之想、故爲撰此名、且岸上之村曰月瀨、則此巖以月得名亦已久矣、曰巨人巖、在南岸、崑峨如人着冠、冤立、故爲撰此名、曰玉筍、在北岸、拔地起立數十仞、碧尖指天、舊名飯盛、不甚相肖、故改命之、過立合村、則爲藍瀨村、巨崑所在、望見漁夫棹過崑下、視舟如芥、視人如豆、崑之大可知、及逼視如對丘山、使人駭極、問其高廣、謂高二百仞、橫三百步、周廻里許、拓植氏本朝奇跡談以爲高七十五間廣百十間廣二百四十六間餘小原氏桃洞遺筆以爲高奇跡談高字下恐脫百字今姑從異同人之說一崑之高且大如此、所未嘗見聞、享保中植村某等、左平奉台命

採藥諸州、見此崑、謂爲海內第一大石、想應然、崑舊無名、但稱一牧石耳、余爲撰其名、曰齊雲巖、々紫赤色、又撰其一名、曰賽赤壁、但蘇賦謂斷岸千尺、則知赤壁非一全石、應讓此崑之奇也、對岸有一高峰、松杉被巖、成兩點綴、似大米畫法、欲名之、曰滴翠峰、可歎、停舟崑下、酌酒於碧嵐之間、左右顧眄、晷移數刻、乃命歸棹、順流而下、一瞬三里、日未沒、抵主人宅前、廻舟繞島、々北巖樹深邃、清瀨有聲、主人自言、遇盛暑、坐舟午睡於其下、快甚、余欲名之、曰消暑島、可歎、酈道元有云、石榴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是爲信安溪水言、余於此溪亦云、余發紀府以來、沿路川流、見鈞香魚者、其大

不過二三寸、今日游此溪、見香魚上瀨、有長六七寸者、主人網獲數尾、製爲鮓以侑飲、味濃厚、如我州五六月間所食、極暖之地、魚亦早長成歟。

二十九日、辭橋爪氏、玉川生携行厨、送到浦神村、雨甚、午憩於里正家、一醉告別、就舟渡裏海、中途風烈、不可舟、至下里村上岸、陸行經湯川、天滿等處、昏黑達那智山、投宿實法院、夜聞有聲、殷々震空中、蓋瀑聲也、余聞那瀑之勝久矣、私謂明日得目擊、應慰平生之想、意興勃然、喜而不寐。

三十日、快晴、早起揭簾、瀑布在前、心目俱醒、猶相距八町、自腰以下、蔽林麓、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致、紀國一

士人所說瀑下之狀  
蓋往昔之跡而方今  
大異於此距今五六  
十年前有大雨暴風  
瀑上山崩水出大石  
滾下埋沒十四五間  
故今瀑下有石無水  
其觀不及古矣候可  
勝歎哉敢問先生所  
目擊如何

位老侯嘗來遊、宿此院、親書天奇地靈四大字、賜於院主、々々裝飾爲扁、揭於正殿楣上、朝餐訖、辭院、屈曲下阪、到瀑下、坐亭仰觀、瀑之全身盡露、如白龍之倒垂到地、下遇巉嶠、輒怒雷鳴、飛沫霏散、至四五十步外、人衣盡濕、其壯且快、更勝素聞、但其下深潭絕谷、不可逼視、見土人說、瀑長百四十仞、其頂徑八仞、脚下怒張、有十五六之仞、廣其底成潭、可迴千斛船云、天下談瀑布者、先屈指於此、不亦宜乎、左折攀阪、至大悲閣、如意輪觀音像在焉、西國三十三所觀音、以此寺爲第一、紀三井寺居第二、適大士啓龕、香客駢至、讚唱之聲不斷、其上有那智廟、熊野三山之一也、與本新二宮同祀天七地

五之神瞻拜而去上大雲鳥阪號為熊中絕險余憫驛夫之勞捨輿步行回顧瀑布為一匹飛練搖曳雲際而下亦為一奇觀已而重巒層巘不見曦影抵嶺忽豁然望雲帆於洋中日舟見嶺山上有山升而復下四里抵小口村日已斜宿逆旅

閏月朔早發步踰小雲鳥阪險峻不讓大雲鳥詰曲而上朝霧始霽余已行出水末回顧僕從猶在水濱宛然身在老杜詩中三里抵筌川本官神官竹坊大內藏使其代官來迎半里抵本官入憩於竹坊氏主人迎接有酒食之饗大里正岩崎某伊右衛門來謁前導半里餘至湯峰投宿旅店日猶高往坐溫湯々槽數所有稱小栗湯

穀米菜蔬作鷄子如何  
痛快四字作快甚如何

垂跡二字妥乎否併一句刪去如何

耳刪去如何

者鎖戶不許闌入里正持鑰啓之使一行人入浴焉湯自山上來甚熱可熟穀米菜蔬傍有冷泉引而和之以笕相承灑作飛泉落槽中馮頂顙拍肩背痛快已甚余連日躡躑險路甚疲半日之浴肢體乃覺輕便醉後就枕一睡到曉

二日早辭湯峰反至本宮入拜諸神廟々宇壯麗三山有廟以本宮為始新宮次之那智又次之所祀皆同竊以為諸神中蓋以諸册二尊為主以其垂跡於紀國也其他天地諸尊並為客位如速玉男事解男軻愚突智諸命並為陪坐耳乃謀買舟下熊野川解纜巴潭湍激流駛兩岸怪崑錯出有巖似佛軀者立於西岸問之舟

人曰、此爲浮屠嶺、此間嶺石之皴、皆大小斧劈、忽有掛  
峰駢立於東岸、成作荷葉皴、清峭可喜、問之曰、檀木山  
々下出一大石、成卷軸之狀、曰絹卷、但舟行迅疾、不得  
詳玩、至河合村、一水北來、曰北山川、兩川相合、流益鉅  
右顧見一大石、如僧人端坐、面目悉俱、曰達磨嶺、過萬  
歲谷、老杉森列、杉盡處得一飛泉、如長紳垂下、曰曳布  
瀑、其南有兩級泉、曰葵瀑、並在西岸、對崖有三級泉、曰  
三重瀑、三瀑相望、清人心目、又其南一大嶺立於西崖、  
曰爐嶺、々上有一石、頭張脚斂、有兩石尖長、相對而立、  
土俗所云庖丁石、肉筋石者也、又有魚板石、骨石、肝石、  
並形似名、々已俗、形亦不甚相類、魚板之側有一巨石、

數語痛快泉石洗冤  
多々幸々  
帆作危如何

曰鐘嶺、又未得其形容、峽中之勝、雖名於世、而地險遠、  
唯有香客經過、少士人游涉者、土民以貧目庸口、妄下  
標目、汚巖泉石、爲可惜焉、舉盃於山色灘聲間、右眄左  
顧、攬奇領勝、行大李將軍圖中過川井村、則山舒水緩、  
爲郭熙平遠圖、望新宮城於雲間、其下帆檣林立、須臾  
抵津口、從巴潭至此九里八町、不半日而達焉、上岸日  
纔過午、飯於逆旅、往謁神廟、壯麗不讓本宮、出門左右  
數折、涉街里城郭間里許、詣飛鳥宮、々中有一小祠、祀  
徐福、宮東南田畝間有一碑、鐫秦徐福墓四大字、蓋近  
世所建、古來談者以熊野三山爲蓬萊三山、遂至築徐  
福歟、但海內稱蓬萊者非一、富士、熱田、嚴島、併熊野爲

四所、就中熊野較爲有據、案元吳萊有聽客話熊野徐市廟七言古詩、其首云、大瀛海岸古紀州、山石萬仞捕海流、徐市求仙乃得死、紫芝老盡令人愁、見淵穎集、我明德中、僧絕海、入明謁大祖、々々問以徐福事、海對以詩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祇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大祖賜和云々、見蕉堅稿、據此則徐福有祠亦已久矣、

三日、早渡津、五里餘抵有馬村、過一層崑高十數丈、循巖而行得一華表而入、有石遮櫺、爲伊柴册尊陵、號曰花窟、其前有軻愚突智命墓、曰王子窟、案日本書紀謂册尊生火神軻愚突智、被灼而崩葬於紀伊國熊野有

馬村、土俗歲時以花祭、此其所以號花窟也、窟在崑根巖面、欄體作皴、其巔成奇狀、如怒貌、掀吻其東側面、石韋被之翠、葍可愛、蓋大古諸尊皆住天上、至諾册二尊、生國土、遂降居焉、人間有陵墓、實以此爲始、萬古遺跡如神在、肅然致敬而去、此間地勢陡入洋海、高浪蹴沙、溢至、過者往々爲浪所卷去云、數町爲木本驛、々吏迎入其家、午飭焉、晚宿新鹿里、

四日、經狼阪及太郎次郎二嶺、並險峻、余屢下輿息、昇夫肩有婦人充役、頭戴行李、口含烟管、々卷木葉爲之、熊中山民皆然、邊地陋俗可概知、至曾根里、大里正西川愛助等、迎饗於旗亭、一醉買舟渡裏海里許、達三木

里、陸行踰八鬼山、山掠人面起、疊石作阪、如梯青天、人言熊野險路以雲鳥八鬼爲最、信然、過矢濱、望海口、數石筍植立波間、山如張吻欲吞、亦爲奇景、沿灣至尾鷲宿焉

五日、味爽、有常先辭去、從程還松阪、余亦繼發、經古本船津等村、踰嶺凡七、每過一嶺、輒得一灣、崑崙島嶼、每灣異趣、州中凡有九十九灣、嶺亦如之、路之險、境之奇、可知矣、三浦古里之間、洋中見火輪船、黑烟衝空、望尾鷲灣馳、不知爲何國舟、晚宿長島、

六日、早踰二卿嶺、入伊勢、至野尻、謁瀧原宮、有巨杉數百株、森鬱蔽天、白日爲昏、渡宮川、夕出州西大臺山、夕

上有大浸、西流爲芳野川、南流爲熊野川、東流卽爲此川、並長三四十里、過三瀨、北畑黃門具教故墟在焉、憶北畑氏以忠臣之裔、奕世顯赫、至黃門遭時不濟、俄取殘滅、爲之悽然、晚宿粟生村、

七日、經橿原至相可、午飭於里正米倉氏、過射和大林五一、及社司某等携具從松坂來迎、過前部田、導入大里正石井氏別業、竹樹幽邃、有茶寮面郊、眺望亦佳、憩飲移時、莊應不讓辟疆園、余亦學王子猷、不見主人而去、有常來迎到其廬、見其母妻、謝有常護行之勞、且賀其行無恙、痛飲至夜、作還家之想

八日、辭有常氏、還至雲津、兒格孫熙及門生僕隸輩陸

前作驛

續來迎、憩飲於高茶屋、薄暮歸至山莊、此行從吾勢經和州至紀府、五十里而遙、從紀府經熊野至吾勢、百里而遙、紀之與勢、邊疆相接、爲隣邦、然地偏僻、而路險遠、從前吾藩之士、無作熊野之游者、游從吾黨始、余安得不記耶、

萬延紀元七月下浣

小浦孟湖敬閱借評

南游志附錄

度高見嶺、在國見岳北爲勢和之界、神武帝入和州、蓋由此嶺云

天孫神且武、群雄從使令、西州已平定、東面討不庭、爾長臆、彥抗天勢、暴橫憑據、孔阪險毒、箭殞皇兄、天孫曰噫、嚙向日功、難成我實、日神裔、唯當背日征、繞紀轉向勢、神風送旆、旌高見與國、見兩山共崢嶸、大石歷累、卵何敵、不摧崩、並神風大石等語、梟師皆授首、巨魁巢窟、傾中土、乃卜宅、皇威震八紘、歷世已踰百、率土奉王正、我行經此嶺、俯仰感中情、杞人休憂慮、儼然在天靈、

過龍門里、在大和國宇、隨郡常盤、抱牛若避

敘事明邈老筆乃然

一結言淺而旨深

梁川星巖常盤贊出  
稱其奇警此篇以渾  
厚勝  
又曰轉結襯映特妙

難處

滿天飛雪暗荒村、懷裡孤雛泣凍暄、他日嶄然見頭角、始知此地是龍門、

紀川舟中望高埜山

中流停棹揭輕篷、遙揖東林弔遠公、髣髴如聞三寶鳥、雨餘蒼翠落杯中、

妹脊山

儼然相對共凝妝、山有雌雄碧水傍、謠俗東西正相似、小姑千歲嫁彭郎、  
歐陽公歸田錄江側有一大石磯謂之彭浪磯遂為彭郎小姑前年小姑婚也東坡詩舟中買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小姑婚也東坡詩

和歌山

詩亦風流磊落和歌  
山竹枝從前有能及  
此詩者乎否

歌神有廟自風流、碧水紅橋繫桂舟、鐘鳴昇食戶將萬、亦是東南磊落州、

小浦來青後園雅集

同坐春風裡、詩酒轉相親、識面有新舊、論心無主賓、迎人花笑立、呼友鳥來馴、何異鄉園集、天涯作比隣、

謁久埜大夫席上賦呈

經文緯武氣堂々、大厦安危憑棟梁、木國豈唯有喬木、鬱然身繫萬民望、

紀三井寺留別松平春峯倉田伯成

碧水丹山却斷腸、旗亭別酒暫飛觴、他時何但憶佳境、更望美人天一方、

起作春風吹席暖何  
如君先老健好游也  
又曰比隣之語為真  
天涯比隣之語為真  
詮然特於僕發之則  
非所敢當也

規諷悃摯層言之義  
至矣以一木字縫綴  
又曰以木字縫綴  
前日體裁潤而針線  
密

興字恐誤寫

遊讀閑放細讀纏綿  
大家之伎倆不期而  
然何歷卷

宿湯淺古碧樓故人菊池士固會詩友處  
故人詩中識此樓，夕如舊識晚與留，海波潏潏一簾月，  
每伴故人詩酒游。

士固招飲

契濶十年心未灰，訪君遙到碧山隈，素封千戶木奴富，  
南面百城芸卷堆，花下同歎頭白盡，樽前相見眼青開，  
猶餘湖海豪風在，醉拔寶刀驚坐來。

道成寺

蕭寺千年據峻岡，埋沙缺瓦色猶蒼，春風好在老櫻樹，  
花撲客表吹古香。

江川瀨見善水兄弟邀余宴集

庭櫻正屬艷陽辰，花映青樽酒幾巡，更有鞦韆棣萼美，  
歡然共作一家春。

湯崎一名鉛山祇南海有鉛山七境

銀沙金液好詩料，芝石龍嶠好畫材，天意滴降祇伯玉，  
彩毫寵貴勝區來。

安居谷題並木氏壁

平生敦好只詩書，盃酒相邀耕讀餘，凡化自成里仁美，  
何慙此地稱安居。

二部洞門

層崑當路表仙關，中有洞天通往還，織女雲車指征路，  
浮空紫翠是三山。

令先生貴來者亦果  
誰歟

漸入佳境

古座川之勝摩詰詩  
盡恐不能及

橋柱浦

天鍾靈氣在南維石多於人怪且奇非是狡獪非是戲  
終古屹然立不移石亦有心惡瀾狂中流刀作砥柱障  
石又有心憂天墜上帝任作柱石寄君不聞大古天地  
洪荒初採鍊曾遭女媧須功成高拱補天手餘力來鎮  
炎海隅

游古座川

攢峯峭壁迎還送曲岸迴流窮復通左顧右看忙應接  
舟行摩詰畫詩中

藍瀨巨巖

峻壁插天奇更奇奧區自少世人知若將此石比人物

莘野涓濱耕鉤時

那智山瀑布

游那智者欲大終不壯  
語及大觀然終不壯  
能務大觀然終不壯  
一絕廢山瀑故世之  
無起甚平易中生此  
詩起于法略中容  
以勢蘇句未段目形  
論感概引未入自以  
會筆力矯變足與  
朽會筆力矯變足與

匡廬水簾曾耳聞那智瀑布今日擊貴耳賤目我豈敢  
我扶我眼懸翠壁々々丹霞縹緲間天傾河漢濯屏顏  
奇態橫出難盡寫詩手頻必不暫閑有如虹懸蛟龍挂  
激雷劈山驟雨快落絮颺凡雪漲空帝唾飛珠僊墜珮  
旭日射之光陸離又現美人窈窕姿吾畜兩眼六十歲  
平生未見如此奇名勝亦自有等位論品不甘居第二  
山有富士湖琵琶濕是那智可相比嗚呼今日人中誰  
是龍雲將何處去相從且看天下無雙瀑布水一洗平  
生芥蒂胸

踰雲鳥山

雲間縹渺上崔嵬，鳥道凌空人馬哀。誰識武侯雲鳥陣，  
崢嶸化作此山來。

下九里峽

輕舟如箭下清川，峯去巒來枕席前。坐閱橫披山水卷，  
瞥然過眼幾雲烟。

題徐福祠

神山託跡有餘榮，憶起當初航大瀛。萬里來投君子國，  
一廬願作聖人氓。靈芝仙藥豈殊種，蓬島桃源非異情。  
同避狂秦君更遠，鳥能擇木眼分明。

有馬花窟 伊井册魯陵也

枕席有嫌閨房清更  
思九里峽雖太古座  
川之奇亦是天下名  
勝以一絕思之恐為  
少思

議論的確

典雅稱題

化俗為雅竹枝本色

卷木葉為烟管加納  
諸平既和歌詠之貧  
婦代驛夫則等經人  
道

三四新警

怪石表靈窟，園陵鎮大荒。瓊牙探國土，天柱判陰陽。神  
裔長垂統，夷酋敢犯疆。野花薦時祭，遺德萬春香。

熊楚道中雜詩

埔頭日夜望郎還，起倚欄干飯熟前。烟霧冥濛天未曙，  
白帆隱見密柑船。  
善男善女幾雙々，不拜神祠拜佛幢。唱讚滿堂聲似湧，  
筆山睿製入村腔。  
木葉吹烟代銅管，鶉衣蔽體代羅襦。可憐貧婦亦充役，  
險路荷擔代驛夫。  
到處樹梢羅網懸，家々衣食在漁船。平時却有滄桑變，  
萬頃烟波即是田。

一鯨潤七鄉亦熊野  
俗諺

末句出人意表

詩境融和有大平氣  
象比來所希觀

一隻鯨魚潤七鄉、漁夫誇獲氣揚々、窮冬亦已作正月、  
醉舞酣歌人欲狂、漁會飲呼爲正月  
烟水霞峰半月程、吟興簾捲賞春晴、老夫憑仗壯夫力、  
狼阪鬼山安坐行、  
柳色青々花氣香、春風處々酒帘揚、樊川詩境身經歷、  
千里鶯啼送到鄉、

庚申晚秋

小浦湖僭評

小春初五

菊池定妄批

卷中高見嶺諸篇沈鬱雄摯非老慣手不能也  
小詩卒然寓興或淺應酬者未必評矣青崖君  
評盡矣故予不贅一辭竊謂此卷特一班耳將  
俟全集之出然後爲大觀焉因謹識

庚申梢秋

南紀 菊池定拜

明治十五年五月

南紀 佐藤雨溪刊行

明治廿七年七月十一日印刷  
明治廿七年七月十八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者 和歌山縣東牟婁郡高池村六百七十五番地 佐藤長右衛門

印刷者 京都市下京區堀町通三條下ル道 島川長次郎

印刷所 京都市上京區三條通東洞院東入 委華院前之町十七番戶 合資商報會社

16  
236

